逃虛類稿

逃虛類稿目

賦頌

記

白馬照禪師塔銘

七寶泉慧順禪師塔銘

故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塔表

海虞席先生墓銘

序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新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圖釋序

淨土簡要錄序

諸上善人詠序

送城蘊菴住天台金仙禪寺序

讚

雜著

疏

均萬宗住法華諸山疏

順福源住台州天真江湖疏

述古道住苕經廣孝諸山疏

復西原住莫山寺方外交疏

智海巖住太平萬壽江湖疏

權藏主住積慶禪寺方外交疏

淨慈閑藏主住衢州資忠杭州諸山疏

普光灝宗源住寶幢江湖疏

上希古住護國江湖疏

照秋江住袁州南泉大慈化寺京城諸山疏

逃虛類稿目 終

遜虚類稾卷一

獨庵稾

賦頌

哀靈禽賦

猗兹禽之為珍兮靈固表夫其類承二氣之翼
翼兮迺化毓兹南商性其數出之希彩兮人驚
睇而咸奇能衆言而靡隱兮何聽慧之不爽音
聆〻而曠可啟兮驚已失其鳴声絲翰綠之誇
脩兮翡翟乾得而為形似鉥利如削瑆兮趾鮮
明如渥丹夫音咮短而頳遒朱兮圓眸瑩其秋蓮

羌姿性之不凡兮陋庸庸之能巧逐斐僂以翱
翔兮集琪林与瑶島夕棲穩於扶桑兮朝啄飽
乎瑶草渴則飲於天津兮暖必浴乎弱流獨尚
羊於六合兮杳冥冥無所不之體諒斯樂之孰
與兮縱彈射之焉侵俄誤落于塵寰兮奚須愁
其天風（諧音）女將為母之太康兮不知危机之不
可履信罟罟之雲羅兮身一入而非女有（加以）
虞或女以為珍兮曾薦之於華堂（同音）遇貴介之
春睞兮寧厭局於雕籠食膏粱而飲香洪兮且
西連而為樂何乾絕而之野兮芾構構而抱恩

既不能復乎舊遊兮當尋丘壑而盤桓與斐仙之與翱翔兮冝求友於玄崖孔鸞胡爲逐烏鳶之上下兮喧嘵嘵於城池然遭人之毒手兮奈體解而羽隳悵是死之可悲兮孰莫測其何緣諳吾獨知其所由兮蓋嘗叩之於靈氛若曰夫物之負奇兮多不能保其美也士之懷才兮多不能肆其志也余懲世之滋惑兮常尤人而怨天夫懷璧之是罪兮此亦自古而爲然象之亡而有齒兮鳥之積以多翠蚌含珠而剖腹兮石孕玉而必碎昔靈運之罹刑兮有春草之爲句

發音念中散之殺身兮無廣陵之可奏故累事爲
之殷鑒兮詎靈禽之可傷關若言而倏落兮乃
獨欷歔而彷徨柳時命之緒縺兮奚必論夫否
藏哀余偶之影隻兮余雛之未長幸夫禽之有
靈兮當速返乎其故鄉乱曰琪樹青葱女旧息
兮瑶草芳馨女旧念兮狐死丘首是可式兮余
形炙解靈斿兮幾莫來歸忽聽女之雛兮

連理木賦 并序

海雲院有山茶二本爲屛於東軒之外蒼隂蔽
極枝皆連理是帝世之瑞吳鄭道衍乃喜而賦

曰
遯廬晚坐于東軒之下聽連理木而奇之披襟
支頤將援筆而賦客有偶其衣冠猗容美髯揖
而進前曰子殆有所思乎遯廬子曰然吾觀木
之連理植物之異肢乎后土生乎閭井匪人敷
德澤地應和氣孰有能致之者吾將賦之以慶
其瑞也客乃掀髯而哂戟手而言曰子胡不冥
其理而裁之若是也哉夫木之為物也蘖於萌
蘖成於拱把綠蔽山谷青延林野不折樵木之
手不殘牛羊之踐歷風霜而不寔沐雨露之濡

洒黛色千尺而倍崇蒼皮十圍而更鐸或指寫
以結巢或棲神而立社志士見而異嗟匠石顧
之而不舍及其用也刻鉅舟而濟大川斲穹柱
以成廣廈斯寔天之美材為希安之熱謝也其
或癭而擁腫節而輪囷柯葉偃蹇而作蓋根株
盤結而為輪今之連理蓋此類也匪為妖以媚
世不異災以害人是皆得其氣之一偏又何足
羨之為奇珍遂虛子隱几喟然嘆曰客其好辯
也歟天地之間異瑞殊祥聖賢稱頌傳記備詳
卿雲甘露景星鳳皇麥兩岐而一幹禾合穗而

異穠芝五色而三秀蓮並蒂以同芳本之連理夫豈不滅在邦則邦榮在家則家昌茲木也產于佛宮長于禪房名曰山茶貴為豫章托根南嶺為屏東廂密蔭深於百穗芳聲譽於四方枝應同氣理應合歡縮靡解兮似結轉不斷兮如環猶垂槐而致兩疑駕梁以度仙咲玉琴之折浴鄰鸞膠之續弦朝映綺霞夕籠翠烟宜大夫士之與詠豈見女子之見怪茲木也鍾沃壤之和氣感至人之德風夭祥之是應惟道之所隆悅吾無昌黍之雄筆聊欲美其形容者也客乃

赧汗再拜而退遂命童子秉燭而疾書于扳[illegible]之中

瑞芝頌并序

洪武六年經山及禪師退隱於受經海雲精舍是歲佛殿後山産金芝一叢二十餘莖衆皆称瑞禪師不四三月果應高僧之詔後禪師殁已八祀當十四年冥其芝復生或謂禪師既歿瑞何有焉於戲禪師一代之偉人也其道光德澤被于山林寧有已耶蓋芝之為瑞以彰其後矣夫為禪師之後者當思省其身勿恃瑞以自滿

假有善則當修而崇之有不善則當改而新之
勿昧先德勿墜先緒其為瑞也則將有大於芝
者矣矣封椎魯少文忝嗣禪師之道故敢執筆
用陳頌言詞曰
衆草芸芸出乎化元猗歟金芝天豈不然其萃
維同其靈弗群靡生於壤惟毓仙源英蕤旬天
徵字在人瑞漢武皇懿商皓民嘉禾凌侶甘露
醴泉異類齊兆間世有焉猗歟金芝產茲紺園
或鉅或纖狀莖寔繁於槃燕奕數紓輪囷其暈
耀陽其色尚坤佳氣蓊蔥如烟如雲以斯嘉祥

孰謂不根惟從山翁師嚴道尊召此奇秀時出
標許以休于躬乃昌其門翁之云亡甫及八春
夫笑復生煌煌孔駢戎言翁疫瑞應奚因詎知
我翁令德哉啓匯匱其美昭示子孫為翁之後
宜省厥身善則思進過則思悛勿墜先緒期千
萬年

記

釋迦寶覺禪寺記

僧之坊昔多以律居為禪師者假其席以聚徒
而說法也禪之學日蕃衍於是百丈大智海公

折中四分律設規繩建叢社而始有禪剎焉然歷世滋　真丹四中薄海內外僧之坊故禪多而律寡矣　夫禪與律一佛之教也非禪爲優而律爲劣也　禪者非律無以束其身律者非禪無以見其性故禪與律不可斯須相去者矣然佛之教也律之束身爲次禪之見性爲上故凡僧之有識者多從事於禪學焉杭之釋迦寶覺律寺也晉天福間錢武肅王之妃仰氏建于西湖之上聚景園之陽法師〻寶者爲開山第一祖然而山水清勝堂殿觀深真雲區宝所疑岳閣

所無有者元季張氏據西浙城於杭凡寺宇當
城之基者悉徙焉由是寺徙于城之闤闠中居
義和坊之右然非山水清曠之場是亦錦繡繁
華之城也寺為兵興以來因田有役故僧散落
而寺日就頹焉
皇明洪武十六年春寺僧德果耄而無為懼道場之蕪
泯非有力有德者莫能起之乃會衆議以狀請
餘杭縣吉祥山無相寺住持叔琦禪師主之而
易律為禪矣琦杭人清敏而儉約得法於中
天竺空叟悟公人以琦才兼得主是寺為宜

也嘗度弟子若干人又能等心羽翼將擴其舊
制以嚴其新規故嘗請記於余余與叔琦為法
門叔侄遂勿拒而記之夫寶覺律寺也今世琦
主之而易為禪然禪非律无以來其身律非禪
無以見其性若有禪而無律其不可行也明矣
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斯言佀之世琦壽能
與衆悅於禪而不忘於律豈有徒侶之不嘉而
道場之不固也哉世琦名宝与開山同或以為
開山再來故而勸諸方以賤夫將來云爾十七
年龍集甲子冬十月燕山慶壽住持沙門道衍

撰

麋城永安二大橋記

麋城據曹湖之右北距延陵二舍南距吳會一舍有半按郡志吳太伯自荊蠻遷吳始都梅里梅里寔迩麋城故其地埤卑其俗淳美而尚礼義至今稱其鄉曰太伯鄉麋城界於延陵吳會間使客估夫舟車輿騎往来衢〻蟬聯而蜂接然其水道源廣瀾奔湍激俾濟者神懾膽悸自非鉅梁長杠不足以安其行也故旧有二大橋跨港之南北者曰麋城東西者曰永安危乎既

然相高並固若虹蜆連蜷而駕空寔爲一方壯
觀故居家之以寧塗之賴之以利二橋之患及
於人者豈不博而大哉至正丁酉江淮間戎馬
紛攘禦帥計橋凡當要衝者悉斷則敵不使入
境故二橋由是而毀居民亦散於他邑庚子兵
稍寢民之徙者日復其業行道之人望其港不
無病涉之嘆泗洲寺住持常公推仁恕之心率
衆貨力且以木搆不五年而兵復毀既而常公
卒其徒晉通能繼其志欲更石作復其舊規淨
人善長又能冀而弓之於邑邑之富而好施子

者估其財貲而能備役者飲其力孰彼良工琢以美石椎鑿於

皇明洪武六年八月成于七年之冬儲之工若干用錢一百餘萬橋之役豈抄手哉然而民悅于心估財者不厭其煩飲力者不嗟其勸翕然畢工若天造焉適之孫備學適余請記以告來者余旧見有司凡本一政與一役官令於上吏承於下或募其民以財以力非驅迫擾楚則黷乎也役有成而愁苦之聲載道何哉盖其役也非民之所樂為而為之也懼其法而然尔今適為是橋

因民之所樂為而為之也故估財者不厭其煩欲力者不嗟其勤足以表夫通之用心可謂知其方者矣況通能踵其先師常公之志二橋既成則居人以寧塗人以利常公雖死亦無憾焉耳矣故書以遺倩李歸而刻諸石

柔珠室記

己未之秋蕪子遊赤壁之夜通玄先生於普光明精舍定起夜將半出戶四顧仰見孤月獨朗星彩戢耀長林无風寂彼萬籟先生驚且喜不覺手舞而足蹈於是披田衣躡繩屨拄九節之

節翩翩然如皓鵠凌空不知其所止也俄詔子陽真人於靈獻之館裁容之房真人衣青霓之帔坐丹霞之床聆吾旦音歘然起行迎坐于室逍遥彷徉先生作而周覽其室一無所有渾淪莫窮晃朗靡究虛常緣樞明非因實闔有其前寧浮其後不西不東無夕無晝方圓並入小大俱圓泠然湛然若水晶宮寒不見侵爍焉燦焉猶人輪居熱不見炙爐烏讓明烟霞知覆疑別是其乾坤曾弗括於宇宙者也先生見之惝慌心疑怪而問於真人曰茲室也其大如粒光明

偉常胡得而至於斯耶真人咲曰子竺乾氏之徒也未聞吾之道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寥廣莫恍惚窈冥萬象同禀四序不更匪穴而虛匪灼而明匪覩而圓匪皦而清非有非空至神至精大如粟米函褱無垠取而勿禁加而勿盈致之諭黃琮蒸之如孩嬰籛鏗獲之以長壽軒轅得之以飛昇眉翁聞之以洗髓伯陽悟之以弘經吾嘗于此輟食廢眠探而得之其合自然今此居空朗若查冥不從內出亦非外达子何怪乎其然而不究其淵源也哉先生聞之倏焉

白者而謂真人曰吾知之矣真人之道與吾之道惟一無二既非中間又非內外一切萬法等無有異又何怪乎此室為哉耶真人曰子亦知道者也吾可與語矣吾室即泰珠室也子宜為記先生乃稽首作別而賦之以詩曰

太乙耿耿元陽精非白非黑非紫青和靈混元未始成渾命豁落入窈冥視之無形聽無聲後莫得隨首焉迎丞乾蓋坤孰與京天地有隙彼勿傾至人獲乃生長彌年無為守黃寧惜如至彌護若嬰　惟恐侵惶慎華池中涵神水清朝

挹暮浴數瑀英大如粒物誇至靈絢爛赤日欵長庚跂跂上与蟾魄明方圓並容耶敢爭用之不竭加佛盈於焉茲室乃得名天宮下衛呵六丁通玄先生詩以銘傳之不啻三千齡

隨菴記

安之善于隨者莫善於吾佛如來也如來以真常湛寂之體淨妙圓寂之用往來於三際出沒於九有凡含齒戴髮蠢動飛蠕緣至則應求無不從貪者喻之以淨恚者喻之以慈癡者喻之以慧千殊万異交應互答曾無一念之動靡有

毫髮之差譬夫水之在地也流于江則清入于河則濁歸於海則鹹瀰渠陂沼湖汙瀲漩從其所而不變其濕也吁世之善於隨者能若是庶幾以世之善用隨者多不得已也或威以迫之或利以誘之或尊以俾之或友以輔之其或時之過焉勢之往焉有能隨之而不改其度若則吾未之見也雖然世之隨者衆人也如來之隨者聖人也衆與聖猶丘陵之與塵末蹴[illegible]之與螢爝豈可同年而語哉然吾學如來之道者具如來之体不合如來之用盖其力之有所未充

耳力之有所未充故學者當勉之則必有至之
日矣丹丘濬公天淵亮雅茂重博通內外學嘗
構室于四明之青山爲恬養之所命其名曰隨
菴微衍爲記衍與天淵爲法門從昆季也知天
淵爲詳天淵居青山之日禪史墨客棋人牧豎
相與往來無賢愚賤貴之有間其熙熙自若也
今官於僧錄寵承
天眷
王侯將輔貴介名士情交而禮遇其亦熙熙自
若昔不以榮辱少動乎其心自非有得於如來
之隨之道者能是也雖然於如來之隨之道如

無所得而不為衆人隨者吾弗信矣　天淵苟能進而勉之蓄而廣之則將有不止於斯而已也姑為之記焉

紺一庵記

紺一菴在杭郡城之南門元至順間郡民鄭元善舍宅為之無像易禪師主其菴席之衆以禪為栖寔一方之清淨伽藍也至正己亥郡之城增築菴當其要遂毀時無像之孫濟闢忘道場之既毀香火之不繼忡忡于心將謀地以別其葉而卒不可得朽菴傅居士志尚佛乘家于鳳

山之陽宋故內之荷花池上居士与閑友善丙
午冬舍所居以襄其事庵成凡外之衆石林樹
之境益奇內之薰炬爪華之供益盛鐘磬禪誦
所謂不啻蓮之清淨殊妙十倍于前矣故大方
之名德如徑山淑禪師靈隱瀞禪師淨慈渭禪
師育王裕禪師今僧錄右善世蘭公左講經玘
公右講經仁公咸往來遊息而不厭於是庵之
名迺著檀施之來日無虛矣
本朝
洪武甲子重建觀音寶殿暨衆屋就緒而閑庵
其後之人罔知來系故錄其顛末請余為記以

示余於開識既久而知之為詳故常議而言曰杭之為東南大郡鳳山當郡城之首江山勝槩於此為最故宋南渡建行宮焉宋亡元興西僧楊璉真加請于世祖刱五大寺於宋故内造白塔波以鎮王氣未及百年五寺燬于兵而塔波亦頽矣嗚呼安知相之無常榮悴廢興相禪而不已惟如來出世純一之道天地成而未始成天地壞而未始壞廣大微妙不可得而思議者矣今聞能悟此道菴之興何以記於記乃文字語言也書于簡而簡有敝鐫于石而石有泐况夫

純一之道不恃言而存不言而泯也雖然事無理不立理無事不顯蓋廢之記又不得而無也故勉為之記聞字聲外元善之子為人端雅好學嘗典藏于南屏云

游補陀洛伽山記

補怛洛伽山者居南海上由四明城東行不百里即海海凡兩渡一渡過昌国邑自邑之沈家門再渡始抵其山舟泊山趾有石若人臂幹橫出于海水曰短姑人自短姑登麓路蜿蜒而上二里許有補怛洛伽山之門補怛洛伽梵語也

此云小白華即華嚴大經所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之地也由補怛洛伽山之門而入松蘿夾徑森森陰陰至清淨境亭由清淨境亭東行登嶺而出四三里即潮音洞善財岩其洞若岩海潮吞激無夕無旦其声乎匉訇猶轟霆崩石林谷震動風凜凜浪花噴人如雪崖石欹滑險踰哏嘁求現者非誠懇剋切則悼眩怖恐無所不至矣由清淨境亭北行松硼而轉有峯穹然而起者曰正趣觀音寶陀禪寺當茲山之中與正趣峯相直寺

之樓閣臺殿絪縕寶麗若兜率忉利之宮人世殆無有者寺之後一峯巍然由妙高之顛曰妙應妙應峯之左又一峯曰先照日出時先照者也有石三曰盤陀曰師子曰無畏妙應峯之右有石曰白衣白衣石之下曰三摩地曰象嵒登象嵒而西望則古鄮太白諸山横截海上白雲裴、与風帆相上下此一絕境也自盤陀石而東望海波添天渺茫瀰漫一日無際搏桑日本蓬萊方丈皆鄰屬尔此一絕境也寺之東北陬盤陀石之下曰孤絕菴宋真歇了公栖禪之所

自孤絕庵經無畏石而下曰千步沙如麩金煌
〻照耀天日由千步沙而南有石浮圓撼其巔
曰太子搖光之鎮南王所建也是山多靈禽異
卉清泉怪石雖天台峨眉莫能爲伍是宜大菩
薩所居也故四衆八蠻九牧五岳之人凡信佛
乘者不憚萬里重趼蒲伏皈命來求現焉今年
秋予摯香絕海登山禮潮音洞求現至善財巖
一拜起則大士現金色相好於巖內金瓔被體
光燄巖石遂生大歡悅如獲至寶而歸予嘗見
往之居禪者曰觀音大士人〻參有無方不現

矣必往是山求焉居教者曰華嚴經中善財所
參南海孤絕處補怛洛伽山華藏世界中知在
何地豈可以此為實也哉予曰禪者理執教者
事礙皆不通之言也觀音大士弘誓海深隨波
禱求其孚感昭悼如左右響譬夫月之行天水
之行地我無乎不在觀月者必登乎高觀水者
必臨乎深何哉不登高不足以見月之朗耀不
臨深不足以水之激波以月與水獨在於高深
此豈理也哉人之万里重趼絕海登山求見大
士是猶觀月登高觀水臨深而已若能達三十

二應為一身死边塵剎為一土即此離此是真
非真有何間焉尔故予誌之以書于石示其後
來求現者云

迎福菴别業記

物之屬於形器者有成壞廢興之理然一係乎
其數〻既定矣物莫外焉雖天地之高厚而有傾
圮日月之光明而有薄蝕山嶽之峻偉而有頹
裂江河之流注而有枯涸金石之堅剛而有銷
泐況其餘乎故達人觀之以身為聚沫三界為
旅泊於是去華而就寔辭侈而從儉衣褐茹粗

舍郡淡于窮邑遠谷絶島荒渚之間恬養其道
以終餘生矣有外慕者爲故湖海之人景其高
風歸仰不暇遂成聖道場地者往々有之矣使
舟順公寔有道之士宋季淳祐間來吳東陳湖
之上結庵居之且以念佛三昧化導士女檀度
川湊遂擴其庵以延多衆堂宇門廡制若大方
名曰迎福庵然庵之址據湖之沙磧風濤烟浪
舂激蕩潏昕夕不停公之孫永福慮其有陵谷
之変不能永也當元之至正間徙建別業於大
潭村以圖其久故存迎福之名焉其處原田平

衍林木茂蒨當村之西乃復林之曰西林或以
福非遠者也身為聚沫三界為旅泊何其罔知
成壞齊異之理以拘去相而滯其迹乎余曰不
然儒者繼志述事為孝佛者以聯芳續燄為道
不能繼述者非儒之孝也不能聯續者非佛之
道也蓋儒佛之教非始以此為滯其迹而非達
也歟況吾佛設教欲存乎世以利其生故吾徒
隨所建立道場以表示之使其不永墜教之得
存乎福尋請余記以示其後故書如此福謹愚
人也多修苦行云

記十八羅漢過水圖

宋李公麟常畫十八羅漢過水圖其成精深緻妙絕今古然秘諸名家莫能睹今醉李常琄陀六畫是圖觀其布置緣飾與公麟雖殊而筆法彷彿有公麟之妙一時人甚稱焉其圖先畫一大溪四面皆崇山喬巘烟島霞嶠狀疑天台雁宕溪之中流濺濺駛若飛矢旁流依山曲折縈迴如帶然後十八羅漢次第渡焉先四尊已渡據大樹下踞石上兩兩相向一耳金環衣緩衣袒右肩趺坐一衣大衣翹左足右手撫膝上

衣緩衣者反右手執櫛爬背痒對衣大衣者適
然若自得一衣褊衫右手掐輪珠左手加膝趺
坐一赤衣大衣草烏藤手石側右手托石上反
睨二尊才登岸者一整襟束帶貌笑愔愔自若
一踞溪五七步拄烏藤立仰顧束帶者一童置
包笠杖子地拄烏藤主者水濕裾童前以手絞
裾水無難色次二尊同渡一衣大衣赤跣已登
岸一老者肩囊涉去岸僅尋丈力將竭不進已
登所者用烏藤伸而接之次一尊耄而弱鬚眉
皓然如鶴衣不掩骭一童背之而過足蹈流甚

力次三尊同渡一老者柱烏藤二壯者左右翼之手臂相鉤聯而濟右者以一手携双履左者亦以一手扶囊囊然勢若惴惴狀次一尊去岸已數步左摳衣右曳杖回顧後渡者一童前行肩荷包笠踢懸鉢囊左手柱杖汲汲焉而進次二尊同渡一長耳昂鼻龎眉雪頂衣褊形楦柚露兩肘手柱杖一童扶之右足下溪水跬跬怖甚一壯而美者眉間有毫相以帶高束衣將渡一童置包笠烏藤于前藉草坐着芒屩欲進次畫三大松落落影倒入溪水松下列以盤石有

三尊未渡者各據石坐一衣大衣耳穴金環胡髯拳然連髩左手按膝右手托石上頤後渡東帶者一袒衣露腹交足坐撚紙刺鼻作嚏一穴衣大衣手執藤向交足坐者如欲語狀凡十八尊一〻兒珠狀詭可謂精妙入神者也噫此十八尊者皆声聞僧斷煩惱而入道品住壽命而證無生天上人間隨意自在然公麟竭陀之所畫得其形侶之粗者耳以其神通妙用変化叵測或於小中見大〻中見小隱而為顯〻而為隱雖公麟之善繪何得而措筆竭陀之筆法矣

彷佛有公麟之妙而亦安能描模其萬一也今瑙陀是圖甚為艱有初川桂庵孫居士乃珎秘之余因滄海上人而獲借觀焉上人會稽人明敏好事命余識其觀之歲月余與上人友始善故弗拒遂筆之焉記以歸諸時洪武六年二月八吳郡道衍記

蒲窓記

肥甘柔脆滛哇靡艷物之尤者人之所共好也清苦幽寒寂寥質素物之微者人之所共棄也有人於此以尤物為棄微物為好者非篤理尊

道絕俗忘世之士則不能若是也鳳翔覺菴真
師通諸教都了最上乘領燕城之浚諸禪寺理
衆之暇無所遣意於是啟南牖於丈室以菖蒲
爲玩夫蒲微物也根蟠於水石清而不朽葉貫
於寒暑常而不變蕭然于几席之間閒而不放
泊然於烟霞之際淡而不厭蓋師之德有侶於
蒲故好之矣至若春英秋美朝陽夕露剪拔培
灌各得其宜人知師之好於蒲而不知師之以
蒲爲佛事也師也可謂篤理專道絕俗忘世之
士者歟余嘗訪師於丈室見蒲於南牖之下色

寒而鋒利森森如虎鬚劍脊余雖於物無所好然偶見之亦愛矣師欲扁其室請名于余故名曰蒲窓乃復為記

海雲院東軒記

海雲院當穹窿山之陰院之户北向東西兩廡極幽邃人乍入其户多以東為西西為東也居久始能定其位而不惑久元地公愛其東廡邃奥邃閑蘚垣延紆崗巖交互境幽而不昧物秀而不露公即其處經營構度闢軒為娛觀之所軒之扉牖几榻皆東故曰東軒軒之外喬松雲

映疏篁風冷幽禽弄草匝砌繞户嘉葉異植羅舊傍梧山茶為屏枝秀連理月桂為落花藹縺崇雨之過也泉澌、以偹除日之叔也樹暖、以辟檀林韻丹味池影会鮮物隨時而変態人遊境以釋心故公禅坐于斯経行于斯樂賓友於斯也不三十年而公化去公之孫徑山及禅師能踵公之志興歸欤之嘆誦考槃之章於是退隱茲軒匿其声光加其道行故余得從禅師而樂於是軒也涼晨燠夕静觀清詠恬然自得如属手化人之国矣噫公之創是軒也非獨樂

於己而已蓋欲遺其子孫施其有友於無窮耳然公樂于是軒不三十年雖享於己者短而利於人者長也愚以人不獨樂於己而共樂于人者此聖賢君子之心也公能以聖賢君子之心為心雖享於己者短亦何憾焉耳今也余來而樂於是軒感公之德不忘故不可以不志遂書之

遊天池記

中吳山水之秀而奇惟天池為最天池在花山之右其廣無十畝山高下而池分為三處斷連

其寔則一水也澄湛渟泞上涵虚空下沉無底龟魚泳焉蛟龍潛焉清風欻与波相擊其聲始瀏然而來終析而下石磵則若鳴萬數人耳語猶隔重屋不聞衆山迴環既邃且与惟西北獨缺以通往來花山之上有峯聳然峻削俯波秀色可采宛若菡萏初出水名曰蓮花峯峯之下奇樹蒼筠猗蘭珎蔦閒廁而錯陳旁則怪石如林欹懸峭立若几若鼓若獸若踞若人立者不能悉其狀外一石出水中高僅尋尺廣則如窗而又加工砥下嵌中可巢龟魚名曰龟巢

石由龜巢石去數弓地又一大石突出爲广浮圖人即依广鑿石爲屋深幽虛朗中奉大雄氏之像二皆石斷渾然無迹如出夫造物之所成者自石屋沿澗而上至嶺之絕處夷然若堂可架亭亭數十楹山無遠近川無鉅纖風檣雲樹林麓丘墟森列于前可使遊者盪胸懷而暢心目也至若春溫景明歲豐物康士女紛乎而爭來輪蹄襁手而競進壺觴无停簫鼓不輟望之者疑爲桃源非人世所有境故余亦好遊於是凡三至焉既至則必窮峻臨斷尋幽索怪忘登

頓之罷浩嬉遊之樂盡余不可不志也況天池為中吳山水之最秀而奇者凡余同游之人又皆嘗所愛而友者抑余可得而不志乎遂為志以書于石同游之人初則海雲院僧士龍里生鄭椿次則儀真張寅臨川詹其吳僧慧暑三則閩國王清獻公之孫曰禋者侍人廣氏子善吹吹笙至正乙巳十二月廿八日吳郡道衍記

獨菴藁

碑塔銘表墓銘

妙智院佛殿碑

妙智院者宋宣和間賜紫法章大師所建也院距蘇城北四十五里有墅曰相城院立其中雜與民居伍為一方植福之地寔衍受經之所建炎四年兀朮渡江而南燬于兵第三祖慧日縛茆為廬以嗣其傳不絕如髮後太師和武恭王楊某國家賜以是鄉之田營別

第于院之南鄙王搁院廢施金泉以起之元
之大德初第六祖德榮以院湫隘不足容衆
與其徒惟一欲增擴焉於是漳州路總管張
侯伯顔其夫人楊氏舍奩具命榮等構堂於
院之中奉圓通大士十八大声聞僧暨萱東
西兩廡稍見其成規焉至正間第八祖妙通
又勤事土木使徒孫宗傳廣募衆緣易堂爲
殿設靈山一會聖像于中從以十八声聞翼
其左右綵繪刻飾靡不集幾十年而再燬于
兵況諸祖又皆化去兵後復業衍年始趣冠

遇歲飢無力乃亦縛茆以安其徒

國朝洪武初里豪俞善与弟信為人尚義好施予因周覽廢址慨然興嘆曰佛聖人之宮衆生之所依怙奚可蕪沒為狐豕之囿也於是首捐己帑錢二十万購里人聽事之屋一所邑民惟然輳施遂盈其材鳩其工傭始克成今殿五楹間復軒于前度其費計抄七百餘緡起于二年之春完於十一年之冬其中仍奉聖像如第八祖所建殿者雕攅刻桷宏深雄麗壯觀一隅雖藉衆成多出於俞氏之力也

於戲先佛有言世之不固如水沫泡燄速起速滅人其可得恃乎夫院自宋歷元迄于

聖朝僅二百五十餘年若一瞬頃凡燬于兵者二成于檀者三其間增減廢易又不知其幾何也先佛所謂速起速滅其不可恃者明矣雖然院之存亡興廢自有其數固不足言然殿之成皆檀施之力詎可泯而無聞也哉故術銘于石以示後之人銘曰

巍巍大雄利生無極匪崇乃宮曷稱其德雄此寶殿地湧天成雕欀朝翬彤楹夕明如淨

琉璃內現金像人天拱翼龍鬼戴仰斯由衆
力戴經戴營廠功居多俞氏弟兄聯去匪堅
如彼沱獻曰蘇與吳胡且白念慈門廣辟檀
度雲從勒詩貞珉垂耀無窮

春申君廟碑

余嘗讀太史公四公子傳至春申君積言初
春申君說秦昭王及遣太子歸何其智且明
也後制於李園耄矣余既而嘆曰於戲仁者
必智而智者豈必仁乎智者不仁則無所主
矣春申君善於智者也然明於初而昧於後

何哉蓋失其所主焉亦以其説秦昭王使諫
韓魏以善楚及遣太子歸遂即相位封爲春
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請封於江東考烈
王許之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乃就封於吳
以此觀春申君之心欲爲富貴無窮之計故
李園之謀得以入焉雖朱英有無望之言春
申君不聽也然身死棘門將誰咎乎所謂明
於初而昧於後者蓋失其所主焉亦雖然春
申君相楚二十五年其都邑宮室之美賓客
與騎之盛珠履劍佩塡戸溢道勢傾人主威

震海内雖強秦趙魏不敢加兵於楚之疆鄙皆春申君之力也時春申君亦可謂人傑夫有日用物精則魂魄強春申君矣死于千載之上　其精爽於天地之間又有凝然者矣吳郡長洲之民立廟祀之不知始於何代凡歲時社臘及祭水旱疵孔及禱禱之輒驗石並於浮屠氏之宮歲遠傍壞難於祭享

國朝洪武十一年冬居民於相率貸力鼓工修葺故廟與像咸一新之浮屠某請書其事以勸來者余故筆春申君之大略如此乃復作詩

與民使終於石歌以享之詩曰

君之生兮輔楚孔勳威震海内兮燕燕霓舞
三千劔履兮壯士盈門生既英傑兮死必為
神形宮臨溪兮溪水沄沄庭樹霜紅兮神容
如春熙彼蘭騎兮我歌遏雲願君之歆兮以
福我民

白馬照禪師塔銘

洪武八年乙卯衍因通儒學校
名留京師天界禪寺時有僧自陽羕來告曰前
白馬長老元明禪師迺宗于鄉光明盛大希

有奇特衍聞其言既哀慕而從忻履雲山窮

渊徃莫弗果益抱愧於心焉九年春奉

旨賜還吳門因省師過西菴海雲精舍遣瑞光通師塋袖出元明行狀一通請銘其塔元明通之族季父也通衍之同門友也銘其可得辭乎況衍已抱闕莫之愧復辭爲銘其愧何柩故弗柩遂按狀序而銘之師諱普照字元明其先福之蒲田人俗姓蔡宋端明殿學士忠惠公襄九世孫也祖景榮三省架閣宦遊江南至常之陽羨愛其山水勝槩因家焉遂

爲陽羨人父寧常馬晉陵縣學教諭母蔣桃源判官大謙女也教諭君見師孩吸即不茹葷血喜礼佛僧既長無他欲惟佛法是好志求出家教諭君莫能奪送于鄉之崇寧寺其夕寺僧三人同夢閼山和尚來翌日師入寺衆異之以為開山再世也師自童時晨夕禮觀音離苦寒暑熱不廢僅十年始得度受具出游四方拜寶陀大士謁名刹碩德時靈芳忠禪師住徑山師往見之禪師問云何處來師云禮寶陀來禪師云曾見觀見麼師云見

禪師云觀音現千手眼一手眼耶師云非千非一禪師云莫儱侗師擬進語禪師震威一喝師通身汗下於是有省禪師贊師為法器即俾充侍者咨詢參法既勤且懇故得大法要應答如響一日侍禪師行至國一塔所禪師問云昔馬祖令智藏賷圓相到國一意旨如何師云千里同風禪師云國一於圓相中下一點緘回馬祖又且如何師云禮無不答禪師云忠國師聞擧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却作麼生師云南陽識甚好惡禪師又問云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眼不見耳孫禪師云
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作麽生會師云岩
前裂石舜三臺師應机迅捷如此一時莫有
嬰其鋒者居無何禪師遷主建康龍翔師亦
隨往就辟掌記由是道聞日隆元之至正間
平江府諸山以白馬虛席遴才補處或曰白
馬古道場也才而幾德者難于其選舉師主
之始叶輿論師領幾八稔四方衲子憧〻往
來屢不絕户見惟激揚此道因及他語剗刺
尊宿靡不加敬後安雅退歸陽羨庵于梵金

嶺之陽遂謝塵緣誓不出嶺日課法花諸大
桑梓鄉之緇素壯丈敬仰延礼弗蹤師性溫
明慈惠人有犯不較謗不恚一以接物利生
爲怀真濁安優曇花也八年四月十有六日
示微疾沐浴別衆更以紙衣危坐室內四衆
悲慟請師留偈師展紙書曰生無可言滅无
可道南北東西日輪杲杲遂擲筆念西方佛
菩薩名號十声泊然而逝龕奉三日士庶瞻
禮者踵相接至撫摩師體哀哀如子慕父不
忍去闍維舌根齒牙不坏設利无筭四衆爭

藏迨書弟子某取餘骨塔于趙金嶺福緣庵之左師春秋五十六年昔以道自任終始不易毫髮故師末後光明盛大無復疑為之銘

曰

繄元明師忠惠之后以跡德相清慎明秀外則喜佛日禮觀音獲生麟慧山崇海深易服受具翱翔堯塲聿登徐鳴首謁曇芳機緣偶合如影與響闊步大方琳琅龍象掌記官寺声聞霆馳文采煒熠僧中芝眉瑞世梅泉閟八寒暑禪衲駿奔戶常滿屨遣時弗靖退歸

于鄉卜勝是構髮金之陽同謝安緣以綻逮
眼跡不越山清風何限緇白向化宜樂餘年
遠尔告宗光明烱然疼霊青建以窣堵勒
銘山阿昭示來古

七寶衆慧順禪師塔銘

古之法道之盛爲比丘者一遵佛制有居阿蘭若者有露地而處者有衣食者有衣糞掃衣者皆苦其形勞其心志以志其道今也去佛殊遠比丘之挺於古者尠見其人焉所挺如慧順禪師斯得矣師沈姓初名志是姑

袾吳縣之志里人也性簡謹早依禮福院僧明淨出家力行杜多行垂髮怡面衣極寒不踰一衲當其在俗時嘗蓄錢里人有貸者久不歸躬往索反受其詬辱於是悟世財之毒甚於蛇虺盡散其所積求出世法遂于南北行登杭之天目山禮普應國師中峯本公未幾復渡淮參無用寬公又偕同志往天柱山見東海福公福公知其緣偶於此為薙落更今名也師於湖海遊歷參叩年既久一日有鄉土念携包笠即返姑蘇受鄧尉山之七

寶泉清邃幽閒宜禪者居乃縛草為室如瓢僅容其體一榻之外無它佛夕禪昕誦一住四十寒暑除持鉢分衛出迎未嘗及鄰人家清淨士女樂從其化稟戒法者不下數十百人姦宄之輩見瞻禮者日盈其戶意師多得金帛夜盜入室瞰其中无所有師独悄然危坐盜大駭師誨以善言盜乃拜謝而去弟子有乞米歸者鉢既滿復貯于囊師叱之曰出家人於世利但欲資身以養道何貪得若是也亟擯之有見其室隘不容衆欲為構大屋

則堅拒之曰佛制樹下塚間不過三宿吾久
忘此已犯制矣况廣其宇耶吳之西山比丘
隱而不出者甚衆師實為之首故四方之人
咸豪其德師生于至元十五年之春三月卒
于至正十二年六春三月也世壽七十五僧夏
若干將徂之夕語其徒通曰吾世緣盡矣頹
一浴而終通進以蘭湯浴罷更衣入龕遂趺
而坐盡荼毘得舍利殊彩緇白敬慕者爭拾
以歸通函遺骸建塔於所居之山復恐師之
嘉言懿行歲久漸泯於是禮請法師佑公狀

其本末存焉師示寂後越二十九日當
皇明洪武十三年也佑公始以狀托衍為文以銘其
塔於乎師可謂古之比丘也歟平生日一盂
冬夏一衲無問名聞利養曾弗動乎其中於
虖師可謂古之比丘也歟衍故弗讓而銘曰
生命之在以古則是嗚呼噫嘻師其有德者
耶

故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塔表

洪武三年庚戌華嚴法師古庭學和尚遷化
于池陽之馬當山粵十年其大弟子屬仁過

樹作札曰先師平昔與予為忘年交相知惟深可見一言以彰其道乎衍曰吁和尚於華嚴一宗洞徹法源闡示來學誠圭山再世像季之金剛幢也然法身既傾人天悲慟天台法師大佑錄其行業東皋妙聲為記翁林承旨金華宋公濂以銘其塔垂光明于無窮者柳以多矣衍縱有言以綵繪空于事奚益矣然仁之請不可孤也乃於其塔為文以表之和尚諱善學種人也字古庭姓馬氏生于元之大德十一年丁未十二出家于大覺寺從

其光明俊落髮得度十七為大僧有志于圓
頓教即依林屋清師孝華嚴竟發无所得遂
惝然別去從曹溪寶覺蘭公〻〻以和尚真
大乘器願遇甚陰投与法界觀門弁玄文要
旨和尚因言了義開朗若天日人莫不異之
也蘭公語門弟子曰吾宗之人如李闍黎若
古今不几尔見曹宜師事之於是報恩別傳
聘以司賓光福古田命以典儭蘭公于寶覺
俾二講第一座无言于报恩亦請為第一座
居无何宣政知和尚有道劄請開法崑山薦

福甫二載退隱華麓勵精白業因觀天竺慈雲淨土懺儀五悔等文皆出華嚴明簡有法晨夕熏修以期生安養至丑間陽山大慈虛席宗者礼請補処和尚竭力闡化每示衆曰汝等于法界还源二觀无事空言当于禪定證入可也又曰昔長水法師問道於琅琊受賢首宗於靈光琅琊禪人也靈光天台教人也前哲既尔豈可局二經守一師于和尚于法華圓覺楞嚴起信諸部經論靡不究尽向作十玄門賦該明大旨以曉其徒斥邪解闡

繆說有功于宗教者也和尚嘗與聞本原澄
師論一乘同別之義爲法華問答數篇又因
領法華期懺爲法花隨品贊三十篇至于辯
正教門闡提有録雜著有集並行于時和尚
克勝然志在於後初矣學小子六不敢慢于
律尤謹閑居独處方服不離於身禪誦之餘
以吟詠自適豆巡來嘗混流俗卓：然也和
尚出世蒋福時无言覬其嗣和尚曰師資以
道授受未聞以勢利爲也吾于宝竞其可忘
乎故賦曾淡水四章以見其志和尚之節義

如此二年己酉吳邑之通俗以和尚為美首

學雖謹[illegible]禁詞請主光福乃銅像觀音大道

協和尚躍然起應其請大慰耆德之望凡郡

梁暵滂禱祈和尚為之精懇其應如響僧故

士民益加敬信未幾寺僧以官賦後期法當

徙潁州和尚寧主法自度所業既可遜遁不

辯與僧俱行遘于塗故迁化于池陽之馬當

山也僧臘若干世壽六十四嗚呼和尚其可

哀也哉何天之負德人也哉欲嘗怪夫吳首

天台二宗孝者各是其說師之說有若楚漢

多雄分疆固守丕為佛教近代以來一異同
忘洩此道宗說者惟和尚為能耳故于其示
寂也天台学者声皓二師述其行業細審明
直有譽死毀以此知和尚為明哲之士益無
疑矣吁後之学者苟能以和尚為孫武則古
道之復当有日也和尚之塔建于華嚴之原
靈骨之入歲月皓師行錄弗載故闕焉十三
年庚申十二月同郡禪者道衍撰

海虞席先生墓銘

席氏之系出于晉大夫籍談之後裔孫璟避

楚項羽之名改籍為席漢唐以來其族衍藩散落諸郡及宋有諱汝言者官至尚書司封郎中致仕與文潞公富鄭公相為耆英會席氏至尚書公始著先生冕出其後父某大父某曾大父某俱潛德弗振世居海虞故先生為海虞人也先生名德琛字心齋年已冠即辭庭闈入鄉之某院從某習老子法先生性端誠好學不苟若于真經科籙醮章丹法靡不洞究然讀儒者書于易尤邃至于釋氏之法術家之小道悉能通焉先生孝于母游滙

溫凊之奉仍少怠亢歪如礼春秋祀享其病泣若新喪或謂之曰先生親殁既割矣何得拘安礼若是之過耶先生曰語吾法當割愛入道歷世間豈有不孝之神仙也哉於是咸可其言先生尤於兄弟睦于宗戚和于鄉黨接物之際溫溫如春風襲人故鬚文齡童皆知敬愛先生若出則提點海虞之某觀決述莅城之白雀相川之靈應有治續惟靈應一坐二十餘稔矣後能中興其業人咸誉之也嗚呼先生守其教而勿泥也故能博究儒釋

諸家之書割其愛而弗固也故能奉于親尽
生事葬祭之礼盡其身而弗我也故能協于
兄弟宗戚鄉黨之情弗泥也弗固也弗我也
矣非古之有道之士者欤先生壽八十有
一號子陽子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
火既化歛其骨瘞于其山之陽弟子二人陳
某陸嗣源々々先生之外孫也同郡沙門道
衍与先生為忘形交故敢擬其梗槩以誌于
墓銘曰
席之昔晉茂出避項諱籍作席族世蕃宗德

積尚書公氏始碩惟先生商迺的從黃老勿
泥迹寃諸子貫儒釋了至道遑于易奉厥親
敬匪色瘁与瑹病而泣致孝向震里域和尔
鄉睦尔戚觀領三壽八十歲辛酉疾乃卒化
于火函其骨卜某山竟窆穸紵作銘勒貞石
俾玄風遺無極

序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新註演義序

真淨界中心六無有以般若名心者強名也
名既強矣而言說生焉故佛世尊廣之說為

二十萬頌觀自在菩薩略之說為一十四行
厥後諸宗欲發明其說論疏記註疊疊出焉
然其言說愈多而般若之心愈晦況有僻見
邪說以害其正誤後學者亦已多矣當
今
聖天子
詔令天下僧徒習通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
復
詔取諸郡禪講師僧會于大天界禪寺校讎三
經古註一定其說頒行天下以廣博持于是
天界住持宗泐等析表古註而釋焉其文簡

而當其旨淵而着使僧徒習通其義渙然若氷泮安之俾見邪說者塞而不流是皆一歸于正焉亦幸矣今年夏門人智榮等五七輩禪坐之餘以新註般若心經請余講演頗余禪者非經論之學焉可以發明也哉益不得已也始以旧所聞見而于新註之中事相有所不能知者句義有所局碍者一一節解條析以啟其初心之蒙昧而榮等錄焉一快欲鋟于板以便童學余固卻之而不容也噫古今論疏既多而般若之心愈晦況余不揣于

新註之下又加說焉其可乎後之覽者幸勿以金鍼置而為誦矣洪武十六年冬十一月八日北平府慶壽禪寺住持沙門道衍序

新註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圖讚序

夫般若者宗焉泊焉妙萬物而為言者也非聆聽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有形者不得而礙之無形者不得而離之三世諸佛從此而生也一代時教從此而出也故目之曰般若佛母我釋伽世尊于方等之後隨機順宜不得已而談焉原之有六百卷二十萬頌觀句

右菩薩對舍利子所說畧之惟一十四行也
唐玄奘所譯若題曰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即
大部般若之精要也洪惟
聖天子生知齊聖契悟佛心萬機之暇
勅命天界禪寺住持沙門某等解註校正頒行
天下俾四方僧人習讀講演究明般若之理
流通聖教無甚於今日者矣於戲般若無知
也既非聞聽之可及非語默之可通則佛之
廣說菩薩之畧說皆戲劇法也雖然般若圓
融無礙說而無說々々而說廣而言之廣大

慮為紙書之不盡畧而言之鐵鋒許字太為之多術滋瀰細流靡諳大法輒伸管見西而為圓不敢隨論姑以孤山越溪之說以釋其義用貽諸孫本同學習講貫尚能即圓以達其註即註以了其經叢摭本有風光庶無負
圓家流通聖教之意云

淨土簡要錄序

淨土之教興始于典午之世樓煩大士來廬山集群賢以創蓮社六時三昧清修淨念其

往生之蹟如青天白日終古不磨厥後仰而則之及其成功者代亦多矣其卓卓然而名落宇宙者在後周則有南嶽思在陳則有天台顗在唐則有善導法照少康在宋則有永明壽慈雲式長蘆賾照慶常之輩是矣至于賢士大夫如晉之劉程之雷次宗唐之柳宗元白居易宋之楊傑王古馬玗陳瓘江公望王日休之流從之既勤行之既臻各有著述發揮淨土之旨以勉其後進故歷朝以來淨土之作論疏傳記山儲海積然通都鉅郡名

山陬刹始能家藏而户蓄故學之者有師而問焉有書而證焉庶不致驚于邪僻謬妄之途矣今夫窮鄉絶島善友良樂之不遇片言一字之不達縱有學者無師可問死書可證其不驚於邪僻謬妄之途者盖幾希矣故余仁人君子念而恤之無能為也今年夏余客雩陰山中海靈精舍因閲淨土諸書以銷長日遂將前賢所述讀誦之文策勵之言以事显理之説以真破妄之説圓妙明着咸皆承採或全其章或畧其句僅若干篇萃為一卷

名之曰淨土簡要錄々成欲鋟于板以廣其
傳矣雖然大方之家上達之士豈足取覧焉
若夫窮鄉絶島無師可問無書可證者得此
觀之抑亦可謂少資云爾

諸上善人詠序

佛之道一而已矣而化之有異焉道與化宜
一矣為而離為二也竊嘗論之道非一而雜
乎死所存化非異而固然不為何用哉且濁
衆生業体與佛本淨染二法與始熏習致資
禀有清濁根器有鉅纖佛以善權方便欲誘

而脫之故道一而化異也其道一也范然而無倪渾然而无為觀觀然而无与齊語然不能通也智識不能詣也其化異也曰戒曰施曰忍曰進曰定曰慧有頓焉有漸焉有秘密不空焉欲俾衆生各從其化而同歸于道也然末世衆生根性昧渾能各從其化而同歸于道者求千百為無一二焉耳故佛來大願力與大慈憫于方等會上特起演說西方彌陀教法非頓非漸非秘密不空信之也甚難脩之也甚易所謂戒施忍進定慧皆其助行

也上而至于信住行向菩薩下而至于天人羣生及于蜎飛蠕動凡抱識者能發願繫心稱念礼讚死不違其往生焉故自有其法以來菩薩天人羣生之類發願往生者猶雨點塵末何可勝計吁其法也可謂廣大無礙不可得而思議者哉夫中國自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及元諸朝而降及往生者目擊耳應先賢多有使記焉布四方以勸來者術不敢奄入教庠中棄而歸禪苑兼供染指皆死所就然暮景斷迫志在淨邦故于礼誦之餘撮取

歷代傳記并近朝所聞見往生者无問聖凡緇白得一百二十二人各賦詩以美之共一百二十一首編次成帙目曰諸上善人詠眞為略註不揣鄙拙將入于梓若夫上智大賢以淨土為仁宰有易謂中下之流傳而誦之倘能藉此起信而興念庶吾願遂矣使他日為淨土之遊與諸上善人遨嬉于華池寶林之間聽法音而蒙圣記如此則道化之一異夫復何論一百二十人詩一百二十一者二沙彌行同而證亦同故合之

爲一首

述庵類稿